

橘

河



微短剧·小小说专版

责编/范亚湘
美编/吴志立
校读/李乐

高九班毕业三十周年同学聚会定下来了,地址就选在学校原来的教室。老班长陈坚邀请到了当年的班主任陈老师,聚会宗旨:一是叙旧;二是为学校改扩建捐款。

聚会那天,同学们三三两两来到了教室。张明远走进来时,几乎没人认出他。深蓝色衬衣,皮鞋锃亮,腕上的表闪着光。

“那是谁啊?”有人小声问。

“张明远,搞房地产发了家。”

张明远在签到台签了名,捐款金额栏写下十万元。他前面已有几个人捐了款,班长陈坚捐了一万,学习委员王顺国也是一万。他签完抬起头,目光越过人群寻找着什么。

“哟,这不是‘齐天大圣’吗?”

一个戴着金丝眼镜、头发一丝不乱的中年男人走过来。

“王大教授?”张明远笑起来,“这还是当年那个连体育课都要戴眼镜绳的学霸吗?”

都是好学生

李毅青

王顺国推了推眼镜,两人握手。正寒暄时,一位穿着灰色T恤、皮肤黝黑的男人走了过来。他脸上的皱纹很明显,略带疲惫。他叫夏志强,当年高考落榜后一直在外打工。

夏志强本不想来。群里接龙的老同学有人说捐一万,有人说捐五千,他看了很久,一个字没打。昨天下午,他在脚手架上干活时,手机震了一下,是陈老师发来的短信:“聚会那天一定要来,我想见你。”

他把短信看了三遍,决定还是来。

签到的时候,他在捐款金额栏里写下1000元。

捐款仪式结束,陈老师走进来,他七十多岁,头发全白,腰板挺直。

所有人都站了起来,齐刷刷地说:“陈老师好——”

陈老师笑着摆手,一个一个认人。他走到王顺国面前:“顺国啊,不错,大学教授,桃李满天下。”

王顺国微微欠身:“陈老师过奖了,都是您教得好。”

陈老师又走到张明远面前,上下打量,忽然笑起来:“你这猴子,胖了。”

张明远眼眶一下子红了。他没想到,陈老师还记得三十年前他的模样。

“陈老师,当年我对不起您。我在黑板上画过您的漫画,还带人翻墙出去看电影……”

“我还记得我把你堵在墙头上,你骑在上面不敢动,最后还是我扶你下来的。”陈老师哈哈大笑,“你那时候上蹿下跳,我就说你是猴子,早晚要翻出大天去。”

张明远眼眶差点掉下来:“可您从来没去过我家家长。”

陈老师的笑容慢慢收住,认真地看他:“因为你没有犯过大错。你调皮,但聪明,讲义气,有担当。这样的孩子,不会是坏孩子。”

教室里安静下来。

陈老师转头扫了一圈:“志强呢?夏志强来了没有?”

教室最后面,那个穿着灰色T恤的男人慢慢举了一下手。

陈老师穿过人群走过去,握住夏志强的手。那双手粗糙、皴裂,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泥。

“陈老师……”夏志强低着头,声音很小,“我就捐了一千块,不好意思坐前面。”

陈老师没说话,拉着他的手,一步一步走到教室前面,让他坐在第一排坐下。然后陈老师转身,面对所有人,慢慢地说:“志强是我教过的学生里,最让我心疼的一个。”他顿了顿,“高考那年,志强差了六分。他来找我说,说不复读了,家里供不起。我说我去跟你爸妈谈,他说不用了,老师,我去打工,供我妹妹读书。那年他才十七岁。这三十年,志强一直在建筑工地打工。他妹妹后来考上了大学,现在是一名医生……”

夏志强的肩膀抖了一下。

王顺国悄悄摘下眼镜,用袖子擦了一下。他走过去,握住夏志强粗糙的手,低声道:“志强,你还记得高三那年冬天吗?我的棉袄洗了没干,你二话不说把外套脱给我,自己冻得嘴唇发紫,笑呵呵说‘跑两步就热了’。我一直记着。”

夏志强愣了一瞬,摇摇头:“都过去了……小事。”

王顺国用力握了握他的手,没再说话,眼眶却红得更深了。

张明远愣了几秒,然后大步走过去,搂住夏志强的肩膀低声问:“志强,你现在干的活,累不累?”

夏志强抬起头,红着眼睛苦笑:“还行,习惯了。”

张明远沉默了一下,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我公司下半年有个新项目,正缺一个材料保管员。你来试试,工资不会亏你,你考虑考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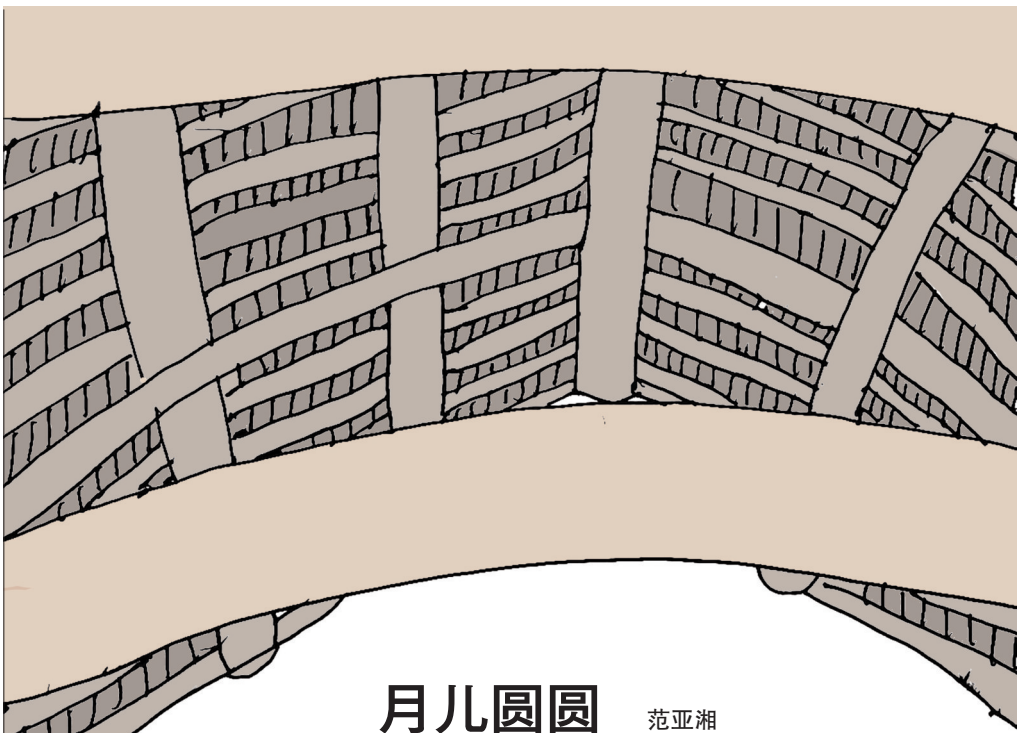
夏志强张了张嘴,想推辞。陈老师在旁边轻轻说了一句:“志强,老同学的情分,不用推。”

夏志强点了点头,抿着嘴。

王顺国也走过来,递上一张名片:“志强,我虽然在大学教书,认识的人不多,但孩子以后升学的事,你随时找我。”

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,窗棂上的旧漆泛着温暖的光,把整个教室染成了金色。

陈老师像三十年前那样,走上讲台,拍了拍讲桌:“同学们,当年我常说,大家要好好学习,将来做个有用的人。今天我要说,你们都是好学生。”陈老师的声音苍老而清晰,“不是因为你们今天捐了多少钱,成了多大的事,而是因为你们每一个人,都在用自己的方式,认认真真地工作和生活……”



月儿圆圆

范亚湘

“他爹,快点儿醒醒!”

老伴一阵猛摇,他才从睡梦中惊醒。平日他从未这般睡死过,今夜倒反常,自己便觉得格外奇怪,一跌下床就瞄表:“哟,你咋不早叫我啊?”

“哪个晓得你这么一把年岁了,还睡得像猪一样的死!”老伴没好气地说。说完,给他递过手电筒和水位记录簿。他顾不上再责备,接过家什提着裤子就急吼吼地往门外跑。

“走好咧!”老伴说,“这最后一夜的窝窝囊囊,莫出差错就好咯!”

“最后一夜”?他脑子里嗡地一响,全身哆嗦起来。他实在不愿听到这四个字,但又没有办法,偏偏从自己老伴的嘴里给捅了出来。他真恨不得转回屋去狠狠地揍老伴一顿,但时间已不容许他再耽搁了。于是,他就冲屋子里臭骂了一句:“你这老发瘟的,尽不赶好的说!”骂完,怒冲冲地赶往江边。

赶了一阵,他感到额上已开始淌汗,就将手伸进裤兜里去摸纸巾,无意中,他掏出了一张纸条。立时,他双腿无力,猛地一个趔趄,险些摔下悬崖。但他咬了咬牙,努力镇静了一会儿方才恢复常态。是啊,他想,不许老伴说“最后一夜”,但这纸条却无情地说得明白白:经批准,郑华坤同志于本月11日退休,请将青山岩水位站的工作从本月12日起移交给……

他真想将这张纸条儿撕碎吞进肚子里去,但他又旋即想起这最后一夜(即使心中并未承认)一定要快快活活地过。三十多年来,他一直过得很快活——虽然他不知吃过多少苦头,甚至有好几次差点被雷雨和小股泥石流送到西天。然而,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的衰退,他的心里仿佛就缠上了一种什么病痛。有一次,他做了一个噩梦,梦见来了几个彪形大汉要将江边的水尺拔走。他死死地抱着水尺听凭他们折磨。流血了。骨架脱了。手拉断了。他只好用牙齿死死地咬

害我停车超时了

倪锐

刚到商场上班不久,那天正好是个下午班,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半是我的工作时间。

既不是周末,也不是节假日,商场冷清得可怕,零零星星几个如我一样的导购员站在各自的店门口,美其名曰迎宾。整整一下午,我都没能迎来一个顾客光顾我工作的内衣店。

直到晚上九点,下班只有半个小时了,店里终于来了一对夫妻。丈夫又黑又胖,脖子上硕大的金项链闪闪发光,脑后勺层层叠叠的肉皮托举着他的脑袋,以至于我的目光找不到他的脖子究竟在哪里。妻子倒是白白净净,但是脸上没有半点笑容。

我跟在他们身后,谦卑地询问他们想买什么衣服。“男式睡衣。”妻子说出四个硬邦邦的字,没有半点温度 and 一丝微笑。丈夫腆着大肚子,手随意地在我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睡衣之间翻找。我赶紧取下挂版的睡衣,一套一套地给他们介绍。

他们在一套短袖长裤的莫代尔面料的睡衣前停止了挑剔,丈夫用命令式的口吻对我说,“拿套185的给我试试。”我刚想取下一套185的,看似弱小的妻子提出了反对。“什么185?你要穿190!”“我说185就185。”丈夫面面无表情。我顺手递过那套185的睡衣,丈夫拿着就进了试衣间。

出来时,还真是合身。宽大的185睡衣挂在店里显得庞大而飘忽,穿在那个丈夫身上,居然刚刚好。“我说了185吧,够了。”丈夫显然为自己的明智选择而有点半暗暗得意。“190会宽松舒服些。”妻子看

这天,我决定进城去看望三姑,我们已有一年多时间未曾见面了。上周表哥专程打来越洋电话,言语中透着沉甸甸的牵挂,说他老是放心不下独居的七旬母亲,希望能代去看看她的晚年生活。受人之托,就得忠人之事。我放下厂里的琐事,简单收拾后,一早就驱车匆匆往城里赶。

自从前年姑父去世后,三姑就独自一人居住在城里的向阳小区。退休之前,他俩都是市一中的高级教师。表哥是家中的独子,从小就是学霸,学业一路顺风顺水,名校毕业后考入太平洋彼岸的一所更有名的大学,后来便留在了那儿工作。

表哥曾经是我们整个家族耀眼的荣光,长辈们无不羡慕三姑一家。然而,这些年,岁月悄然拨转人心的期许,三姑反倒特别羡慕我们这些子女学业平平、守在家乡谋生的人家。她时常感慨地说:“还是你们好,一家人朝夕相处,遇事也能彼此照应。”这话漂洋过海,让远在大洋彼岸的表哥满心愧疚,日夜挂念着母亲。

久雨初晴的清晨,空气被雨水洗得格外清爽,路上车辆稀少,不到一个小时就抵达了目的地。三姑见我来了,高兴得双眼眯成一条缝,一面招呼我坐下,一面转身沏茶。她声音清朗,脸色红润,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向后挽起一个球状发髻,看着十分精神。我接过茶水,拉着她一起坐在沙发上,告诉她表

哥上周专程给我打电话来了,心里非常惦念着您老人家。她点了点头说:“你们都可放心,我一人生活并没有太多的不便。”看到三姑如此乐观,我心里十分宽慰,便连忙细细问起她近年的生活境况。

三姑告诉我,她现在很少自家开伙了,社区食堂很不错,每餐二十元有十几样菜,荤素搭配,自盛自食,就像在酒店吃自助餐一样。社区还开设了便利诊所,为老人登记了健康档案,每周都会上门询问她的身体状况。她一边说,一边取下手上宛如电子表似的手环递给我:“你瞧!这是社区优惠配给独居老人的‘智能卫士’。去年冬至那天,我的血压突然飙升,就幸亏这东西及时提醒……社区的工作人员陪我上了医院。”“后来怎样?”我急切地追问。“医生说是气温骤降所致,指导我调整用药后,第三天便正常了。”她说得眉飞色舞,言语间满是过后的坦然。

接着,三姑拉着我走进书房,一缕油墨香味悠悠漫来。那张宽大的书桌铺上了米白毛毡,左边的笔筒里林立着大小各异的毛笔,右边依次摆放着几盒国画颜料和一瓶红墨汁。她指着对面墙上的四幅牡丹小品,笑着对我说:“这是我在社区老年学校学画的。学校开设有音乐和美术两个兴趣班。我报了美术班,学习国画。一晃两年多了,也算小有收获。”我凑近细看,这几幅小品还真画得有模有样,既有用笔的提按转折,又有用色的干湿浓淡,红花墨叶间,透着王雪涛画风的神韵。我不由心中暗生敬意,一把年纪还有这般热情,远比画作本身更为动人。

说话之间,时间一晃就到了中午。三姑要拉我到外面餐馆去吃饭,我连忙摆手:“不用啦,就到社区食堂好,我也想体验体验。”她同意了,带我穿过一条大街,转弯进入一个弄堂,不到一刻钟便到了。眼前矗立着一栋普通的四层楼房,场外错落停放着好些电动车和自助轮椅。她向我说,这就是他们社区的老年服务中心,一楼是食堂,二楼是诊所,三四楼是学校和娱乐场地。她每天都要来到这里一两趟,途中走走停停,宛如散步,格外悠闲自在。遇上雨雪天气,只需多付一元钱,食堂还会提供送餐上门服务,十分方便。

我和三姑走进了一楼,这是一个宽敞明亮的餐厅。中间整齐排布着一张张长条形的餐桌和座椅,全是原木原色,显得特别干净清爽。两头呈一字形排放的取餐台上,十几个不锈钢盆内盛满各色菜肴,有荤有素,五彩缤纷,氤氲着袅袅热气。一旁摆放的主食,米饭、面条、稀饭一应俱全。方圆的老人陆续赶来,有的是步行来的,有的是骑电动车来的,还有的是坐着轮椅,由人陪同来的。

我随三姑手拿餐盆,站在队伍中间,心底生出几分从未有过的新奇。队伍缓缓向前挪动,不多时便轮到了我们。看着餐台上琳琅满目的各色菜肴,一时间反倒不知如何选择是好。我索性夹了五六样平时爱吃的荤菜,再盛上了一碗白米饭,然后找到空位坐下,随即三姑也捧着盛好的饭菜走过来,与我同桌下用餐。刚尝几口,三姑便问我感觉如何,我一面用筷子指点盆中菜品,一面评说:“这土鸡炖得软烂,适合老人;这鲜鱼加放豆豉,味道地道;这肉片火候恰到好处,滑嫩可口……如果提个建议的话,还可稍放一点点点盐,对老人更好。”我这么一说,三姑脸上瞬间漾开笑意,有些得意地说:“我准备哪里都不去,就在这里终老……”

金牛山村草木流翠,景色宜人。村里的周家与吴家是近邻,都在这一年新建房屋。有天正午周家上梁,正在屋脊忙活的木匠二春儿,突然朝师父高木匠大喊:“大梁短了!合不了榫。”

吴家在周家后面,相距60来米,中间横着一堵墙。正在吴家干活的郑旺财,曾是高木匠徒弟,听见这边出现榫卯差错,伸长脖颈等候看热闹。

这边高木匠没乱方寸,盯住二春儿问:“短多少?”

“有……有六寸吧。”

“你给扯长点!”

高木匠这声扯,把前来

贺喜和围观的人弄懵了,他们没见过大梁还能扯长,只知道周、吴两家一直合不来。

原来,吴家觉得周家挡在前面,挡掉了自己的泼天富贵;周家则说屋基是祖传的,皇帝老子也没理由找茬。吴家只得在两家中间筑起一堵墙。这一年,周家要建榫卯结构、穿斗式木房,请了年近六旬的高木匠。吴家岂会示弱?也要对着建,本想请高木匠,不料被周家抢先一步,只得请了郑旺财。郑旺财认为榫卯方式跟不上建筑节奏,觉得跟着高木匠学不到什么东西,提前离开了师门。吴家见他不懂长榫卯连接,只好将原设计的木房改为砖混结构房。到了周家新屋上梁的先天夜晚,高木匠心里不踏实,他随周家人去集镇喝完酒,带上二春儿来到周家屋基地,将敞放在露天的梁、枋、檩复查一遍。

按照习俗,大梁一端写有“福”字,另一端写有“喜”字,高木匠发现,福字这端的燕尾榫被锯掉了,用手电光挨近一照,是用电锯锯的,从锯痕里可以看出慌乱。再丈量大梁长度,居然短了六寸。木质建筑物必须榫头合上卯眼,构架才会稳固耐久,眼下连榫都没有了,明天还怎么上梁?他夹在手上的香烟掉落在地,都茫然不知。高木匠制作这根大梁时,尺码拿捏得分寸不差,两端榫头也凿制好了,怎么会拱出这种怪事?他很快镇静下来,从地上拾起烟,重新点燃吸着,并叮嘱二春儿:“这事切莫漏风,明天上梁时,你只管喊‘大梁短了’,要响亮点。”二春儿不便多问,只好先回家去了,留下师父闷坐在朦胧的月色里……

此刻,二春儿懂得师令如山,当即立下拔马式,发出一声“噍噍”。果然,大梁被扯长三寸,但还是没到位。

“劲再使大点!”高木匠第二次发令更加威严。二春儿使出吃奶的力,又扯长三寸,喜滋滋地喊:“师父,到位了,合榫啦!”

“好咯,周家的福气也到位咯。”高木匠朗声说着,斧柄对准大梁重重磕了三下,有意让声音穿过那堵墙,传往吴家。

围观的人无不冲高木匠发出赞叹:“这功夫绝了!”“从来有见过。”

郑旺财两眼发直,像只被棍棒打蒙的呆头鹅;师父还留有这手功夫?当晚便提上礼品来到高家,看到师父八岁的孙子在玩一只微型房模。房模连同客厅的桌椅柜,结构除了通用的丁字榫、燕尾榫,还有通天榫、夹头榫、束腰抱肩榫,不用问,都是高师父打制的。房模任凭孩子摔打,仍完好无损。孩子突然问:“旺财伯伯,你来做什?”

“向你爷爷讨教的呀。”

高木匠从里间踱出来,满脸疑惑问:“我一点老本钱,还有什么讨的?”

郑旺财矮下身子说:“您扯大梁的绝招,没有传啊。”

“哈哈!我那是演戏,被人逼的。”高师父笑声震得屋壁嗡嗡响,随后做出一个动作:他伸出两手,将拇指之外的八根手指交合,形同榫卯构造,还拉扯了几下,似乎检验它是否紧密。最后补上一句,“我不怪对他动手脚的人,一碗米饭里还有两粒榫子呢。”

高师父的话,分明在敲木壁惊碌碌,郑旺财胶住了嘴,说不出话。回家路上,记起周家上梁时,二春儿的哥哥用手机拍过视频,便去找他看回放,却没找到。

这年年底,金牛山村开展民俗集群建设,打造度假康养文旅胜地。村民摸准游客厌烦了同质化的砖混建筑,转向修建穿斗式民宿木房,打制榫卯结构木质件。高木匠生意红火起来,甚至有人想看他再露一手扯大梁的功夫。郑旺财遭冷落,只好转成集镇,做起房屋建材生意,取名“合得来建材店”,生意还不错,据知情人说,不少客户是高木匠介绍的。

有一天,二春儿来购买建材,郑旺财蹲住他问:“师父是怎么教你扯大梁的?直说了,我为你打八折。”

二春儿翻出手机保存的视频,郑旺财看完,傻了眼:原来,高木匠先将自己这头的大梁,往怀里藏进一截,用上衣遮掩着,另一头的二春儿扯两次,他就放过去两次。

二春儿说,师父在上梁先天夜晚,就明白大梁被人锯短了,为避免周、吴两家把隔阂闹大,他连夜把新大梁赶制出来。

郑旺财交还手机,说:“我想再跟师父学学。”

“是学扯大梁的绝招吧?”二春儿问得有点狡黠。

“你是招骂吧?我要学榫卯手艺。”

扯大梁

朱能毅

三姑的晚年生活

鲁建文